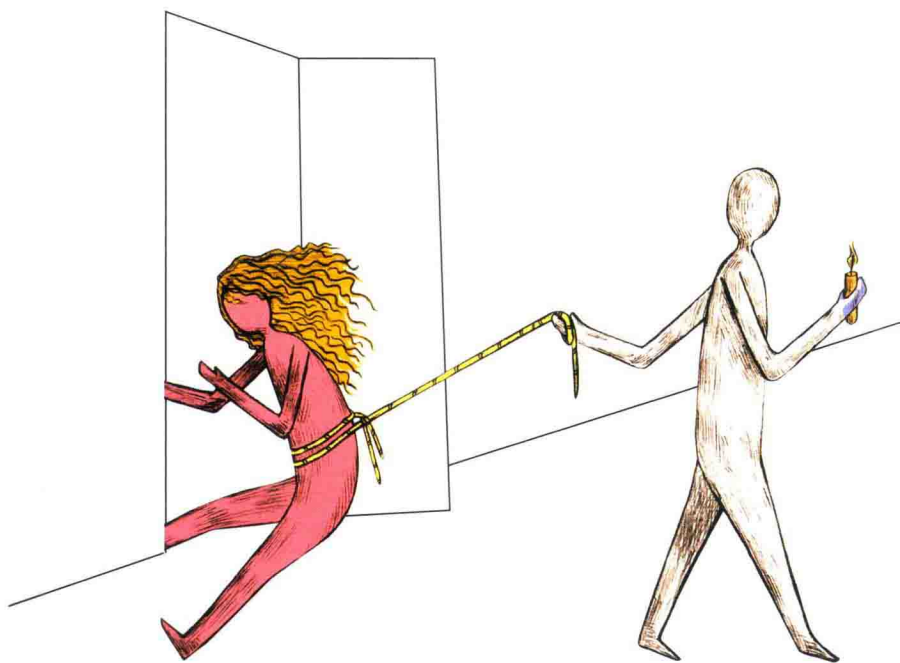


T H E B L I N D

那个特别的疯子

[美] A.F. 布雷迪 著
赵说说 译



人生总要遇见一两个疯子
才能找到正常世界的入口

那个特别的疯子

[美] A. F. 布雷迪 著
赵说说 译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个特别的疯子 / (美) A·F·布雷迪著 ; 赵说说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8
ISBN 978-7-5596-2282-2

I. ①那… II. ①A… ②赵… III. ①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①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8479 号

The Blind, by A.F. Brady

Copyright © 2017 by A.F. Brad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Chen She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A.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1098 号

那个特别的疯子

作者: [美] A.F. 布雷迪

译者: 赵说说

总发行: 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耿璟宗

责任编辑: 楼淑敏

特约编辑: 孙丽新

营销编辑: 姜涛

封面设计: 仙境设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2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1.5 印张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282-2

定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3638551



MIND心研社图书

为 心 灵 提 供 武 器

简单、实用、走心的心理学书系

为，被误解的

“哦，这你就无可奈何了，”那只猫说，“这里，我们大家都疯了。我疯了，你也疯了。”

“你怎么知道我疯了呢？”爱丽丝问道。

“你一定是疯了，”猫说，“否则你就不会到这里来。”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仙境》

目 录

第一部分 伪装成一个正常人 /001

第二部分 疯子的秘密花园 / 183

第三部分 正常世界的人口 / 297

第一部分 |

伪装成一个正常人

10月18日 上午9:40

我跪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抓着垃圾袋口，拧几下打个结，挤出多余的空气。保洁人员总会在垃圾桶底部留下干净的袋子，方便我们更换新的。我发现，把垃圾袋扔进垃圾箱时，真是掩藏醉酒恶臭的最离散^①级别。我试图相信自己的酒量够好，从来没有吐过，但真相是，我时常在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跪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我叫萨姆，是一名心理医生，在曼哈顿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并不像你看过的《雨人》或者《移魂女郎》那样，这里没有大片大片蔓延的草坪和修剪整齐的树篱，也没有《飞越疯人院》里宽阔的走廊和3米多高的门。这里闻起来有一股消毒剂和口香糖的混合气味，因为他们在消毒剂里加了口香糖气味的清新剂。这里的灯是荧光灯，总是很强烈，厕所总是坏的。电梯大得像个飞机库似的，但总是挤满了人。我在这里工作了6年，从来没有遇到过电梯里只有自己的时候，而且

① 专业术语，在心理学中用于心理学数据统计。这里有统计之后最高级别的意思。（以下注释若非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每天总有人摁到“报警”的按钮。

走廊墙角的天花板上，到处可见漏水形成的污渍。所有的门都是灰色的，门上椭圆形的玻璃窗被铁丝网封着，除了办公室的门是淡黄色的，但没有窗户。同事们经常在门上用报纸贴着：吃饭中、会议中或者请勿打扰。不过得经常更换新的报纸，因为病人们会在这些标示上涂抹乱画。

当你走进医院，会觉得世界变得更小了。在这里，外界的一切声音都变得没有必要听了。即便医院在闹市区，我依然觉得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嘈杂。这里只有一个团体治疗室是向阳的，窗外有很多植物，但房间一直布满灰尘，所以没有人喜欢去那儿。

这家精神病院叫“泰弗洛斯精神疾病中心”，我从来没问过为什么。这里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病人，一共有106人，最小的16岁，最老的93岁。原本最老的是95岁，但是他几个月前去世了。两排病人的房间，一侧住着男人，另一侧住着女人，两个人一间房。如果有人有暴力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可以单独住一个房间。曾经，病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后，就都变成了暴力者。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单人房就是在之前的房间中间放个可折叠的分隔物，这样隔开，有人就没有窗户了。

听起来很愚蠢、很好骗，甚至可以说是滑稽可笑的，其实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不同。临床心理学家被一点点灌输希望，期待运用天赋和耐心以及努力得到的学位，把所学用于改善别人。我们为自己拥有的这一切骄傲。我们想象自己是牧师。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份崇高的工作，正直的工作，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扯淡！我们跟他们一样。就像在沙漠里，我们无法与病人划出界线，到最后，几乎没有裂隙、没有

峡谷可以将我们分离出来。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一间办公室，还有钥匙，他们没有；我来这里拯救他们，他们不能拯救我。

但很多时候，这个界限是模糊的。

人们常说：如果一事无成，那 goes 去当老师吧。是啊，如果你不能拯救自己，那 goes 去拯救别人吧。

10月19日 上午11:12

这个星期开始，来了一个新病人。没人愿意接手他。他的档案几乎一片空白，而关于他的谣言，那些荒诞和令人震惊的故事，已经在员工中传得沸沸扬扬。（他杀了他的上一个咨询师，他拒绝记录有关他的文书档案，他会是一个噩梦般的病人。）其实我也不想接手他，虽然我是一个接手了所有别人不想要的病人的人。

当然，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关于他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谣言，都是谜。他的档案表格，没有哪一项是明确的，显然在心理评估中，他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档案表所记录的，大部分是他的体貌特征等简单的资料。毋庸置疑，他进过监狱，这些记录得很清楚。判了20多年刑，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指控并没有写进档案。在监狱几年后，现在被送到这里当作缓刑的条件。

我们太把自己拥有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了，因为我们的病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能力对抗它。然而这个家伙来了，使这一切变得不安定起来。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尊重他的。我已经开始有点儿厌倦这种办公室生活，我猜这家伙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

10月19日 下午1:15

“那么，来说说遗传是什么意思。”

我正在带一个团体治疗。这是一个心理健康教育团体，我要帮助我的病人们了解他们的诊断结果。心理医生通常会告诉病人，他们有什么问题，然而永远不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其意味着什么。

“意思是它存在于你的家族中，对吗？”这是塔莎万卓雅。她有11个孩子。社会服务机构撤销了她对每一个孩子的监护权。她不确定他们中大多数的下落，她相信其中两个已经死了，但并没有官方确认。这就是她的现实情况。

“完全正确。这意味着有一个遗传因素。那么哪些精神疾病有遗传基因？”我坐在桌子上，我通常这么坐。

“癌症。我妈妈得了乳腺癌，因为她有，所以我也去检查了一下，但是我没有。”露西说道。

“这么做是对的。癌症有很大程度上的遗传，所以如果你的家人中有先例，检查一下是很必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讨论的精神疾病呢？”

“所有的，对不对？我知道，如果你的父母或你的兄弟沉迷于吸毒，你也可能会上瘾。有时，如果你的家人有抑郁症，你也会有。”塔莎万卓雅说。

“对，这是个大问题，”我冲她晃了晃手指，“抑郁症有遗传因素。精神分裂、双相情感障碍^①，以及在这里治疗的许多其他问题也是如此。”

“所以你就废了？如果你妈精神分裂，你就不能阻止它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生来就完蛋了，你生来就是疯的？哈，就像《天生就坏》那首歌一样？生来就是疯子。”泰勒反驳道。泰勒有精神分裂症，在22岁时发病，这个年龄算是很小了^②。他似乎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其他人却还是普通人。对于我们所争议的事情，他总是平和地看待。泰勒已经宽恕我们了。

“不总是。注意你说话的语气。当你有遗传倾向时，意味着你的家人里有一个人基因突变，你可能会遗传，可能不会。这取决于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取决于你是否接触到那些会帮助你保持良好的事情，或者那些会让你生病的事情。”我从桌子上跳下来。

“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生病？毒品还是什么？”泰勒问，“我哥哥和他的朋友在学校里吸毒，后来他就疯了。他被关起来了。在吸毒前他不是这样的。”

“毒品，当然也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点头并兴致勃勃地

① 简称BP，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临床表现按照发作特点可以分为抑郁发作、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

② 精神分裂症多在青壮年时期发病，所以作者说22岁算是年龄很小的。

解释道，“此外，贫困，饥饿，虐待，成长中没有双亲，或失学。它们就像对你的攻击。因此，如果你有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基因，而且在你的生活中也有这些打击，最终你也可能会得这些疾病。”

“就像三振出局？”泰勒和我在走廊里谈论棒球。恐怕有一天，我会在扬基体育场碰见他。

10月20日 晚上7:44

快到回家的时间了，我才开始处理逃避了一整天的事情。没有一杯酒或一支烟来帮助我，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开始凝视这些无底洞。

我知道当我回到家，我还是一个人，我的手机不会响，我还得看这些，所以不如从现在开始。也许会减轻点儿负担。也许在家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难过。唯一会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是我必须在回家的地铁上戴着太阳镜。不一定什么原因我就会满脸痛苦，眼睛里装满泪水，每一天，我都得设法撑住眼皮，不泪流满面，直到我的公寓门再次被打开。

也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事情总是有其道理的。当我回头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并不只是走了个过场。

地铁停运了。A/C线的铁轨上起火了，我必须下车，从离我公寓还有100个街区的地铁上下车。可能是脑子进水太多或者其他原因，我正在走着回去。我走路的时候喜欢想事情，但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没有现金，我不能停在哪个地方喝一杯，以帮助我停止思考。

外面很冷。是那种让你膝盖受伤、嘴变得僵硬、很难开口说话的